心灵驿站

爱的投资

周 礼

有人说:爱情就像一笔存款,相互赞美是投资,相互欣赏是收入,相互伤害是支出,相互忍让是节约开支。越是懂得欣赏、赞美和包容,爱情就越是富有,生活就越是充满情趣。

不知不觉,我步入了婚姻的冰河时期,昔日的激情消融在了油盐酱醋的生活里。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变得越来越随意,越来越挑剔,越来越淡漠。对老婆的生日,我能做到不闻不问;对老婆新做的头发,我能做到无动于衷;对老婆为我买的西装,我能做到毫无表示。平常我老是横眉竖眼,这也看不惯、那也看不惯,稍有不如意,就对老婆大呼小叫,指责训斥。刚开始,老婆还能容忍,认为我是工作压力过大,但时间长了,老婆也失去了耐心。于是,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,并且一步步升级,我们的爱情变得岌岌可危。

初恋总是让人怀想,因为它甜蜜而美好。两个人在一起,说不完的情话,诉不完的相思,一日不见,便如隔三秋。相互间,从不争吵,从不指责,眼里永远都是对方的好,说出来的话就像在蜜罐里泡过一样香甜。而结婚后,我们的心眼变得狭小了,竟容不得对方身上一丁点的错误和缺陷,每次吵架总是拿对方的痛处开刀,真不知道往日的情意都跑到哪儿去了?

一天,我去同事那里拿一份资料,不巧的是正碰到他们夫妻俩在吵架,两个人怒发冲冠,恶毒的语言像放机关枪似的脱口而出,那样子,不像是夫妻,倒像是仇人。夫妻之间怎能如此伤害,如此水火不相容呢?那一瞬间我愣住了,并立刻想到了自己,平常在家里,我不也是这样一种形象吗?顿时,我感到惶恐不已。

到了家,老婆还没有回来,平生我第一次来到厨房,笨手笨脚地做起了晚餐。老婆回来时,看到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,她先是有些吃惊,接着开心地说道:“谢谢老公,我真幸福!”老婆的这句话让我备感温暖,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感动,我破天荒地抱了一下老婆,关切地说道:“老婆大人,你辛苦了,你先坐一会儿,我去把汤盛出来。”那一晚,我和老婆的心情都特别好,我们相拥着说了许许多多的话。

我没想到一句简简单单的赞美话竟有如此神奇的魔力,原来爱情是需要欣赏的,遗憾的是,之前我一直忽略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看老婆的目光变了,由指责到欣赏,由欣赏到赞美,由赞美到疼爱,由疼爱到珍惜。调整了心态后,我总能从琐碎的生活中发现老婆对我的好和对我的爱,并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感谢和赞美的话。同时,我还学会了为老婆分担家务,陪老婆逛街等。在一些重要的节日,我会很认真地为老婆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。我深深地知道,投之以桃,方能报之以李。

在我的欣赏和赞美下,老婆变得容光焕发,每天都是乐呵呵的,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初恋时节,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期待。

人生感悟

一张嘴和两条腿

李贵超

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,在酒宴上,遇到了朋友的老板。朋友的老板对朋友信任有加,他说出了当初之所以从众多的应聘者中,舍去了许多的大学本科、硕士毕业生,却单单选择仅仅是中专毕业的朋友,那是因为朋友的一张嘴和两条腿。

我们听来有点儿愕然。老板看到我们惊异的目光,进一步解释说:“他那张嘴,话语不多,但是没有一句废话,从谈话中能够看出他的沉稳,是一个干实事的人。又从他的两条腿来看,走路比较快,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拖拖拉拉的人,是一个执行能力比较强的人。”十年过去了,朋友在公司已经做到了副总,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。

朋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农村娃,父母渴望他能鲤鱼跃龙门,走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,吃上皇粮。终于考上了省城一所不错的中专,父母骄傲,朋友欣喜,以为终于实现了吃皇粮的梦想。然而,当朋友中专毕业的时候,正赶上国家体制改革,大中专毕业生,不再实行国家分配,都推到了人才市场。一张中专文凭,并不能给朋友带来多少光环,在那座省城,满大街奔波着怀揣本科、硕士文凭的求职者,简历像雪花一样满天飞。脚踏在异乡客土之上,心飘在繁华都市之中,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农村出身,又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,只能影残形骸地行走在凄迷的街头。迷茫、颓废曾一度让朋友消沉,残酷的现实,撕碎了朋友的梦想。

站在繁华都市的街头,仰望阴郁的天幕,一颗心无处寄存。凄迷、颓废的朋友,不甘心就此迷失在都市的街头,更不愿意、也不能打点行囊回到农村,看到含辛茹苦的父母那绝望的眼神。虽然没有皇粮可吃,但是,也绝不能让父母的期望落空。

在一次又一次求职失败的打击下,朋友还是鼓足勇气走进了这家公司面试。面对许多的本科、硕士毕业生的竞争,朋友以一种执着坚定的信念过五关斩六将,不辱使命地冲进了老板的最终面试。

面对老板的提问,朋友沉稳而简短的回答,没有夸夸其谈自己有多么的优秀。面试结束老板示意朋友可以走了,这时候,在朋友的心中,是又一次地面对失败。于是,朋友站起来,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老板的办公室。

两天后,朋友接到了被聘用的通知。朋友走进了那家公司,这一干就是十年,在这十年间,朋友也从来没有问老板,到底是自己的哪一点打动了老板,让老板舍弃那么多的硕士、本科生,而独独选择了自己。

老板给朋友一个舞台,朋友在这个舞台上唱出了一出精彩的人生之戏。十年间,朋友诚诚恳恳地做事,从最初的普通员工做起,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公司副总的位置。

不要在失意的时候,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,哀怨自己怀才不遇命运不济,也不要在人生顶峰的时候得意忘形。无论什么时候,都不要耍嘴皮子,有句话说得好:“一万次的夸夸其谈,不如一次的行动。”两条腿远比一张嘴更重要,嘴动不如行动。这也许就是朋友的成功之道。

人生之中,总有些失意与机遇相伴。是金子,无论放在哪里,都会发光的,不要被一时的泥沙覆盖就失掉发光的信心;更不要因为一时的泥沙覆盖,就怨天尤人地感慨时运不济、天意弄人。只要付诸行动,不做时代的怨妇,成功就会向你走来!

人在途中

铺路与做鞋

杭大庆

儿子上幼儿园时,很受老师的喜欢,他也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和老师。上一年级之后,没过多久,他就觉得很不适应。老师对待学生不像幼儿园里那样亲切,反而是非常的严厉,时常处罚。作业多,而且天天考试,让他很不快乐。更严重的是,他尽管身高仅是中等,可老师却把他座位排在最后,他是很想排在前面的,自己找了老师几次,老师没给换。他回家找了我,我也觉得从身高来讲,他应在中间,我就给老师发了短信,老师随即给他排在了中间,可没过两星期,又把他放在了后面,并说,以后不要让家长来说,我排座位是公正的。

儿子很沮丧,通过我的观察,我感觉我无法改变班主任的思想和教学方法,而给儿子换学校和班级谈何容易,即便换了,儿子一定就能适应新班级的各种氛围吗?于是,我认真思索后,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:从前有位国王外出,路面的碎石刺破了他的脚。回到王宫,他下令将所有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,但即使杀尽所有的牛,也张罗不到足够的皮革,大家都一筹莫展,一位聪明的仆人向国王建言:您何不用两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?国王顿悟,改采这个建议,这就是皮鞋的由来。

讲完后,我问儿子,你对此故事有何感想,他若有所思,却什么也说不上来。我说,改变你的老师,对我们来说,仿佛是铺路,而改变你自己,就仿佛是做鞋,你说哪个容易呢?你无法改变老师爱考试的教学方式,但是你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,不必为考试焦虑,不必为考试的好坏有负担,只把考试当做每天都得做的喝水,或只把它当做下一盘棋,只需认真做,至于分数不必太在意。老师的严厉也可能是由于对你们不太了解,只好用这种看似简单有效的方法来管理,如果她发现你优秀,她会渐渐对你亲近起来的。至于座位,你现在是在最后一排,但是你还是能看见,能听到,虽然你不如坐在中间接受课程来得轻松,可也锻炼你的注意力,你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听得详细和清楚。你认真地去学,学习能力自然会提高、成绩也会慢慢好、再加上你守纪律,那你就会像埋在地里的金子,迟早会被老师发现,并会适当关照你的。

他相信了我的话,没有多久,他很轻松地接受了坐在后面的现实,再也没说上课看黑板难受的话了,上课内容接受得也好,考试成绩也保持着高分,老师对他的态度和蔼多了,还让他当了数学课代表。他好开心啊。

万家灯火

成绩出来了

雅 乔

儿子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,差得让我无法接受。

冬夜来得较早。我骑车来到学校门口等他放学。站在路灯下,木然地望着街面上的影影绰绰,不知怎的,我的泪竟淌了下来。

早在十年前我们便有了自己的私家车,咱可是个地地道道有车族。那时候儿子年龄小,身为人母的我,无论是送他进幼儿园还是后来上小学,都从来没有让儿子遭受过风吹雨淋之苦,以至于他倒时常羡慕那些骑电动自行车或自行车接送的同学,“看人家多风光!”为了满足儿子的“羡慕”,也为了锻炼他的意志,今年暑假,我教会了儿子学骑自行车。现在的马路,人流车流太多,道路拥堵不堪,让儿子独自骑车上下学,我不大放心,于是,每天一大早,我骑车陪着他出发,晚上下班后,再与他一同返回,日复一日。有车不开,改骑自行,为了儿子,我是不得不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出行。单位派我到一个下属机构挂职,离家较远,待遇却优厚,原本我也是欣喜前往,但考虑无法照料儿子,我只得选择放弃。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习,我不看电视,不开电脑,干家务时都蹑手蹑脚的,生怕一点动静惊扰了他。为了让他能够安心学习,我几乎谢绝了所有的聚餐、聚会,推掉了所有的应酬。这些年来,无论遭受多大的委屈,我都能忍着,为的是让他看到我的肩膀依然是那么的坚强……

孩子们放学了,我赶忙躲去一个角落,悄然拭去泪痕。一路上,我们没有说话,只有耳边的寒风在“嗖嗖”地叫喊着。儿子上中学后,由于他的功课较多,作业任务较为繁重,我们母子之间的交流的确少了,彼此沟通的时间大多在骑车途中。

晚饭后,儿子将几份试卷及错题分析放在了我的面前,又黯然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“这次考试错题太多,分析原因,一则自己太粗心,把会的题也做错了;二则自己平时太不用心,有的题根本没有理解题意……”

夜深了,打开儿子的房门,已听见他轻轻的鼾声。轻抚他的额头,却看到他脸上淡淡的泪痕。

一缕月光透过玻璃洒进屋内,照在了儿子的日记本上,我不经意地打开,看到上面写道:“妈妈为我付出了很多,考成这样,我很内疚,可是我总是管不住自己,总想着玩儿。今天下午,我找了我们班主任,请她帮我查找原因。老师说我上课小动作太多,希望我加以改正。我下决心要改正,并请各科老师监督我……”

我心释然。

万家灯火

发脾气要有度

张晓峰

男女相恋时,一切都是甜蜜的,不过却总有一个场景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:男人在约会时迟到了几分钟,女人生气了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约会地点,于是解释、道歉便成了男人此时的“法宝”。在经过一番甜言蜜语的“赔罪”后,女人原谅了男人,约会得以继续下去。其实,并不是女人有意为难对方,而是女人善于用这样的方法去经营她们的感情,证明自己的重要。

恋爱时,男性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追求者,他们期待追求成功后的喜悦。所以在追求心目中的“她”时,越是渴望得到对方的爱,越是容易出现紧张不安,于是就会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温柔和体贴。而女性在恋爱中则选择有意无意地给男朋友设置一些所谓的障碍,比如约会不能迟到(而自己却故意迟到),必须记得她的生日和她喜欢的食品,不能和别的女生接近等,甚至还希望能在情人节时会有惊喜,其目的就是想知道男朋友是否能迁就自己,更多时候干脆就直接耍耍小性子考验他们。

一般而言,在恋爱和婚姻中,女人比男人更全神贯注,用情更深。女人爱得越深越会走极端,会过于敏感男人的一举一动。因为爱而痴狂或失去理智时就会发小脾气以引起对方的重视。女人是最不讲理的动物,她的理由经常令人无法理解。她可以为了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,发一场大得不能再大的脾气。于是女人的脾气常被归类为无理取闹,或是任性刁蛮,因为这个小得无法再小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由。真正的理由是她还爱着这个人,并且让他像她爱他一样爱她。

有人说:永远不会发脾气的女人就如同一杯白开水——解渴,却无味。男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:你对他百依百顺,温柔似水,他却以为你没有主见,好欺负,毫不珍惜;你偶尔发发小脾气,他反而觉得你有个性,有女人味,对你宠爱有加,奉若珍宝。一般而言,女人有点小脾气是很可爱的,关键是怎么发、什么时候发、发得是否得体,是否有节制,是否能收放自如。我妻子就是一个爱发小脾气,又能见好就收的人。她时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给我脸色看,但这种小脾气从不过夜。我一句道歉的话,一件小小的礼物,一个亲昵的举动,就能让她冰释前嫌,解除不快——小脾气从没演变成大脾气。昨天中午,我去修电脑,快中午了还没修好,便打电话让她回家做饭。她有些生气,怪我不早点去修。我也烦着呢,就生气地回了句:你爱做不做。说完,就挂了电话。回到家,发现她已回来,而且饭已做好。但一直沉着脸,不和我说话。这件事,我们俩都有错,让我赔礼,我也心有不甘。晚上,我故意问她:“过两天就是你妈的生日了,咱们准备些什么礼物呢?”她是聪明人,知道我是向她示好,就把脸色放了下来,和我商量了起来。

相反,有些女人动不动就发脾气,发起脾气来,不是雷霆大怒,就是冷战数月。男人在你那里没有了幸福感,安全感,可能到头来你只能逼他说出“我们分手吧”这句话。

本版插图 涛 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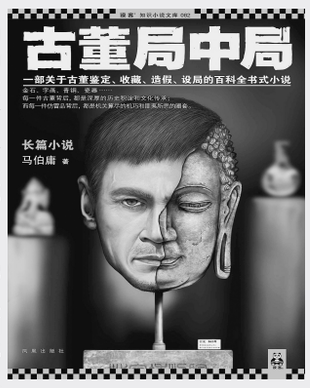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这个蹊跷之处隐藏得并不深,甚至说根本没有被刻意隐藏。

蹊跷之处,正是那个则天明堂里的玉佛头。

佛头在藏古界是个特定称谓,代表了两种东西。一种是念珠里的大珠,代表佛陀,还有一种,就是从佛像上盗割的佛头。

佛头这类收藏,在清末之前根本就无人问津,不算一个门类。鸦片战争之后,西方探险家、收藏家大量进入中国,佛像才开始被重视。不过佛像大多是石雕,体型庞大,既显眼又不易搬运。盗贼为了携带方便,都是把最具艺术价值的脑袋割下来带走,扔下无头佛身在原地。

但则天明堂的佛头,是玉佛头。除了历史价值以外,它本身的玉也很值钱。所以很少有人会去割玉佛的佛头,都是尽量一整尊弄走。藏古界有句俗话,叫“石头铁尊玉全身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割下玉佛头的行为,无异于是买椟还珠。



根据黄克武的描述,我爷爷最大的罪行,是把玉佛头卖给日本人——这对于一个五脉掌门来说,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要是把一整尊玉佛都卖掉,岂不赚得更多?

退一步想,玉佛头卖给日本人,那么玉佛身子在哪里?则天明堂里的佛像,那一定是稀世珍宝。玉佛头现世,民国政府和藏古界一定会发了疯地去找玉佛身。可听黄克武的描述,许一城死后,这事就平息了,再没什么动静,这也不正常。

外事部收到的日本人来信

想通了这个关节,我望向刘局和黄克武,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告诉他们。刘局听完大笑道:“你这个倔孩子,总算想明白了。”他随即又收敛起笑容:“不过你也别太乐观,这些疑问未必帮得上你的忙。”

“谢谢刘局关心,我会去设法查查。”我没有退缩。许家因为这件事,已经牺牲了整个家族,直觉告诉我,我父母的死,以及四悔斋的那块匾额,一定也与这玉佛头,和许一城有关系。我是许家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,只有查出真相,才能给许家一个明白的交代。

看到我表了态,刘局侧身对黄克武道:“黄老爷子,您觉得这样行么?”

黄克武伸出一个指头,遥遥点着我的脑门:“看在五脉的分儿上,我多给你个机会。要么你证明许一城是清白的,要么你找回玉佛头。两个条件你只要完成一个,我就同意许家重回鉴古学会。”

刘局环顾四周,又问药来、沈云琛,刘一鸣三位。前两位不置可否,应该是默许了。一直闭目养神的刘一鸣睁开眼睛,只说了一句:“也算公道,就依老黄的意思吧。咱们都做个见证,免得小许反悔。”

我嘿嘿一乐,这个老头子说话够毒。他明里是说我,其实是嘲讽黄克武。

这时刘局笑眯眯地说:“既然鉴古学会的几位理事都同意,这事就好办了。”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红头文件搁到桌子上。第一张是正本,还盖着大红章,底下几页都是复印件,四位理事刚好一人一张。看得出来,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,表情不一。

“这是一个月前外事办转给我的一封请求信,信来自东京,写信的人叫做木户加奈。她是木户有三的孙女。”

刘局这一句话,让全场都陷入一片安静。我偷偷扫视了一圈,发现无论是黄克武,还是药来、沈云琛,都露出惊疑的表情,说明他们事先也不知情,只有刘一鸣还是一脸淡然。

刘局把手里的红头文件原件扬了扬,继续说道:“木户加奈在信里说,她的祖父在中国犯了侵略罪行,用不光彩的手段掠走了中国的国宝。因此她决定将则天明堂玉佛头归还给中国。现在上头正在研究,要好好搞个归还仪式,宣传中日友好……”

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黄克武的手猛然拍在桌面上,这一张上好的厚红枣木桌居然被拍出几道裂缝。桌子上的碗碟都跳了起来,叮当作响。

“好小子,你挖这么一个大坑,就等着我往里跳是不是!”老头的声音十分震怒。

这时候在一旁的沈云琛发话道:“我说刘局,这么大的事,你倒真忍得住,到现在才跟我们说。”她的语气里充满责怪,显然也对他的举动颇为不满。

刘局一摊手:“这事是通过外事办传达的,属于国家机密。不是我刻意瞒着几位,实在是有纪律,不到时候不能说。”

刘局和鉴古学会不一样,是正经国家干部。鉴古学会地位尊崇,可也绝不可能凌驾于政府之上。刘局抬出外事办当挡箭牌,沈云琛无话可说,只得又问道:“那这个机密现在算是解禁了?”刘局点点头,说他今天召集大家来此,正题就是说这个事。

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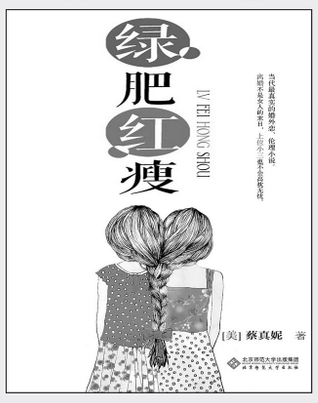
连 载

浦诚忠沉吟了片刻说:“好,晓华,我会考虑。”

晓华在那边口气更加不善地说:“你不用和我打官腔,我这么做只是不想让妈妈再伤心,想遂她的心愿而已。按照我本身的意愿,我宁愿你们上法庭,让法官判决,让你知道什么是公义,你本就该养我妈一辈子!”

浦诚忠听女儿这样讲,受不住了,气冲冲地说:“晓华,你这是怎么讲话?我和你妈之间的事儿,还轮不到你来审判!怎么说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,你现在翅膀硬了,连句爸爸都不肯叫了,我自问对不起谁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!”

晓华的眼泪一下子就进了出来:“爸,我可以叫你,可是你知道吗?现在这声‘爸’和以前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,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。你生我养我,可你也来伤害我,你让我再也不能相信爱情,不能相信婚姻!你背叛了妈妈,拆散了我们家,到现在你还在财产问题上和妈妈计较!出了这件事,你就不是原来那个我爱的父亲了,那个父亲只存在我的记忆中。等你老了,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,我会尽女儿的责任,但是你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尊敬和爱!”



浦诚忠第二天和律师见了面,大致谈了一下他的情况。当听说他有了第三者并且还有了孩子后,律师直摇头,说他是过错方的事实跑不掉的,关于财产的分割和赡养费问题的说法和晓华说的大致相同,只是许诺会尽可能为他争取最大的权益。

浦诚忠回来后又到网上查相关资料,知道晓华所言不虚,美国法律对妇女小孩的保护非常周全,离婚后她们不仅能分得财产,还可以凭借赡养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。所以许多女人离婚后都不去工作,找男朋友同居而不结婚。

只有女方再婚,前夫才可以甩掉赡养费的大包袱。

浦诚忠又联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,这家律师的说法和前一家差不多,收费更贵。

浦诚忠自己算了算账,律师费的确是一大笔费用,而秋棠不要赡养费也的确是大大地便宜了他。

叶霓问起来,浦诚忠告诉她把财产给秋棠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叶霓虽然有点不甘心,但想到眼下自己和浦诚忠结婚这事最重要,只要先把这件事解决了,自己和孩子名正言顺了,别的事都可以慢慢来,所以也就不再多言,只求浦诚忠能够速战速决。

浦诚忠于是打电话给秋棠,告诉秋棠他同意秋棠提出的条件,他们两个人可以自己协议离婚,不用找律师。

这天晚上,自从秋棠提出离婚就再也没回来过的浦诚忠又跨进了家门。

秋棠并没有刻意准备什么,但是浦诚忠看到桌上精致的四样小菜,还是走了神。

他回过神来,转身到酒柜里取来一瓶酒,拿出两个杯子来,给秋棠倒上,又给自己倒上。

举起杯,看着秋棠,想说点什么,嘴唇动了几下半天没吐出一个词来,他有点狼狈地一仰脖将半杯酒倒进了肚子里。

酒劲上来了,浦诚忠醉眼蒙胧地看向秋棠:“秋棠,你是不是恨我?”

秋棠摇头:“不,不恨了。”

浦诚忠也摇头:“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恨我,你不用否定。是我——对不起你。”浦诚忠潜意识里希望秋棠恨他,恨他说明她依然在乎他。

秋棠看着他不语。

吃完饭,秋棠收拾好了桌子,又给浦诚忠沏了壶茶。然后将文件拿出来,和浦诚忠一起边研究边填。

尽管是协议离婚,表格却也是繁复无比,两个人一开始各自埋头填各自的信息,后面涉及孩子财产等内容一边商量着一边填。

夜已深,终于填到了最后一页,要签字了。

秋棠看了看签名处,神色平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,抬起头来要和浦诚忠交换,签他的那一份,却发现他拿着笔盯着桌子上的那页纸发呆。

他脸上的酒气尚未全退,带着几分血色,呼吸沉重,表情挣扎。

秋棠注意到,他拿笔的手竟然隐隐有几分颤抖。

浦诚忠看秋棠已经签完,不由得带着几分自嘲说道:“秋棠,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,是不是从此就解脱了?自由了?”

秋棠笑笑:“事到如今,你何必再说这些。我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,难过不解决问题呀!”

浦诚忠放下笔,用手搓搓脸,叹气。

19